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2 2008
(第7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7)

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与人的定义

刘炬航, 林 影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都无法确立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确立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有赖于人的定义的更新。启蒙运动把人定义为"理性的人",只有这一定义转化为"诗性的人",生态文明的建立才具备前提。

关键词: 生态文明;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理性;诗性

中图分类号: B82-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8)02-0082-06

一、生态文明的含义

"文明"一词有多种含义,一般来说,在现代语境中主要有两种:一是指文化远离蒙昧状态,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都是这种含义的文明;二是指人类社会的整体状态,如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就是这种含义的文明。生态文明的含义基本上是指社会的整体状态,生态文明不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并列的社会某个重要领域的文明,而是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前后相继的社会整体状态的文明。生态文明涵盖了社会和谐及人与自然和谐的全部内容,是对后工业文明的一种预期。

生态文明在三个方面表现出其特有的价值观:第一,不把量的增长等同于发展。如果量的增长带来的是环境破坏和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那么这种增长会有悖于生态文明;第二,局部的发展如果没有带来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甚至有损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也被认为有悖于生态文明。如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以牺牲其它国家的生态和环境为代价,这同样有悖于生态文明的价值观;第三,与其它文明相比,生态文明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当今中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应该说这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是当代世界建设生态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任何文明都有其伦理基础。构成一种文明的伦理基础大致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其一,每一种人类文明的伦理基础都有其共同的组成部分。规范层次上讲,人类存在着在各种伦理文化传统中都共有的道德准则,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平等、尊重、仁爱、诚信原则等,人们称之为"金规则"。而这些"金规则"竟然是在不同民族各自相对封闭的状态中自发地形成的共同道德理念。这里所说的共同道德理念不仅包含共时态的规范层面上的,还包括历时态的规范层面上的,在道德的终极价值上人类更是有着相似的标准。如涂尔干所说:"不仅今天没有,而且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民族:在这种民族中,利己主义的行为,也就是说,那些仅仅以行动者的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会被认为是道德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由道德规范规定的行为,总是追求非个人目的的行为。"[1]即无论什么样的文明,如果行为只指向行动者的个人目的而不顾及他人和社会群体,甚至以伤害后者为代价,就不可能具有真正道德价值的伦理规范。总之,每一种人类文明的伦理基础有共性。第二,每一种人类文明的伦理基础也有其特殊性。英国法学家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所明确提出的"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2]在"身份社会"中,伦理基础往往和名份及等级联系在一起。"契约社会"的伦理基础则和维护个人权利密切相关。而"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演变过程,大致和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历史阶段相吻合。所以,每一种文明的伦理基础有其特殊性。

收稿日期:2008-02-15

作者简介:刘炬航(1970—),男,四川宜宾人,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及科技哲学.

对于生态文明而言，伦理基础的特殊性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再是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的绝对主题。人与自然建立协调和和谐的关系是生态文明的基本价值观。

二、生态文明和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的含义大致有：第一，人是宇宙的中心，即人类在空间范围的意义上处于宇宙中心 ，是从“地球中心论”的科学假说中逻辑地推导出来的一种观念；第二，人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目的，即人类在“目的”的意义上处于宇宙的中心；第三，按照人类的价值观解释或评价宇宙间的所有事物，即在“价值”的意义上，一切从人的利益和价值出发，以人为根本尺度去评价和对待其他所有事物[3]。《蓝登书屋韦氏英汉大学词典》关于“anthropocentric”一词是这样解释的：第一，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第二，以人类为宇宙最终目的；第三，以人类的经验和价值来观察解释万物[4]。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的依据，只有人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其核心观点包括：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只有有意识的人才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任何时候说到“价值”都是指“对于人的意义”。第二，人是目的的思想。最早提出“人是目的”这一命题的是康德，这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完成的标志，，启蒙运动将人定义为“理性的人”，人类中心主义是启蒙运动的哲学产物。作为“理性”的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活动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一切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简言之，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就是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目标的思想，它要求人的一切活动都应该遵循这一价值目标。人类主体性表现于现实生活中，则是以人对自然的全面控制与利用为标志的现代生活方式，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与发展。

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主要有强人类中心主义和弱人类中心主义。强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由于是一种自在的目的，是最高级的存在物，因而他的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任何需要而毁坏或灭绝任何自然存在物，只要这样做不损害他人的利益，把自然看成是一个供人任意索取的原料仓库，人完全依据其意愿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全然不顾自然界的内在目的性；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自然存在物只有在它们能满足人的兴趣或利益的意义上才具有工具价值，自然存在物的价值不是客观的，而是由人主观给予定义是否对人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弱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应该对人的需要作某些限制，在承认人的利益的同时又肯定自然存在物有内在价值；人类根据理性来调节感性的意愿，有选择的满足自身的需要，虽然其理论落脚点和归宿点也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但是它主张对人的利益和需要进行理性的把握和权衡，反对将人的利益和需要绝对化；自然存在物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们能够满足人的利益，它们还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自然物也有内在价值。

生态文明反对强人类中心主义，强人类中心主义不利于人与自然建立协调和谐的关系，在当代已成为共识。自然不是一个可供人任意索取的原料仓库，对自然的肆意破坏必将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人类必须和自然建立和谐协调的伙伴关系。

弱人类中心主义要求要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人的需求和意愿，不能对自然无限度地索取，要统筹兼顾并追求可持续发展。当前环境恶化以及生态受到严重威胁的状况，不得不使人面对现实反思人对自然的态度，弱人类中心主义就是反思的理性结果。不过，对于形成生态文明的伦理，弱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着严重不足之处：第一，当代世界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往往很难在生态环境方面通过理性协商达成一致的共识。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就是这种状况的典型反映。第二，任何文明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基础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伦理’源自希腊文 ethos 一词，‘道德’源自拉丁文 mores 一词，两个词所表示的都是‘习惯’或‘风俗’的意思。”[5]从“道德”和“伦理”这两个词的起源来看，人类很早就认识到了风俗和习惯在其形成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风俗、习惯绝非人类的理性可以设计，而道德伦理是哈耶克认为的“自发秩序”，不是理性建构的产物。“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秩序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6]因此可以认定，作为理性反思产物的弱人类中心主义，以其理性力量无法形成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第三，弱人类中心主义欠缺宗教感召力，仅凭理性的说服力量很难承担支撑一种文明的伦理基础的重任。第四，弱人类中心主义是对现实危机的回应，并没有提供一种可能的美好生活的前景，理性的限制形成的道德和伦理规范，不可能有生命力。

三、生态文明与非人类中心主义

当代非人类中心主义有几个重要的部分。第一，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前者主要由辛格提出。辛格继承

了边沁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思想,把感受苦乐视为一个存在物获得道德权利的根据,动物也具有感受痛苦和愉快的能力,因此动物应从人那里获得"平等的关心"的道德权利。他还以黑人解放、妇女解放等要求扩展道德应用范围的运动为依据证明"动物解放"的合理性[7]。动物权利论的思想以美国的雷根为代表。雷根认为,人之获得道德尊重的"天赋价值"在于人是生命的主体,而使人成为"生命的主体"的各种特征如"期望"、"愿望"、"感觉"、"记忆"、"未来意识","感情生活"等动物也都具有,所以动物也是生命的主体,也具有道德权利[8]。第二,生物中心论,以史怀泽为代表。史怀泽认为生命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有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人类应该意识到,任何生命都有价值,我们和它不可分割。原始的伦理产生于人类与其前辈和后裔的天然关系。然而,只要人一成为有思想的生命,他的"亲属"范围就扩大了。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史怀泽认为,对一切生命负责的根本理由是对自己负责,如果没有对所有生命的尊重,人对自己的尊重也是没有保障的。任何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权力,谁习惯于把随便某种生命看做没有价值的,他就会陷于认为人的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危险之中。对非人的生命的蔑视最终会导致对人自身的蔑视[9]。第三,"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最早反映了这种思想,这也是当代环境伦理学的主流思想。如纳斯的深生态学,提出了自我实现和生态中心平等原则,并认为这两条原则是内在关联的。人的自我实现依赖于自我认同对象范围的不断扩大,人与所有其他生物及实体作为与整体相关的部分,他们的内在价值是平等的[10]。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也明确地提到自然存在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这是人对其负有客观义务的根据。这些理论都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主张突破传统道德只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界限,希望将伦理学的应用范围扩展到人与非人存在物(包括动物或所有生物或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11]。

当代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流观点,要求把伦理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和生态文明的要求是一致的。然而,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说主要为一些激进环保组织所遵奉,难以对主流社会的环保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另一方面,几乎每一种自然中心主义学说都存在着无法自圆其说的缺陷。以生态中心论为最高成就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也具有明显的信仰主义特征,本质上是激进环境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而非科学。

在人类历史上,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说和理论要讨诸现实,一般来说,需要信奉"万物有灵"的宗教的支撑。比如美洲的原住民印地安人,能够和自然和谐共处,这和他们的多神崇拜的宗教,信奉万物有灵,以及和部落的许多非理性禁忌有密切的关系[12]。在中国云南,民族禁忌保护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尽管这些少数民族的宗教有相当大的朴素性、原始性和神秘性因素。不论是把植物看成"神",还是把它们生长的地方视做祖先居住的地方,或者认为某些植物有"灵魂",从而设定一些特殊的禁忌,这些都使当地的树木免于被砍伐,灌木免于被烧毁。从而有效的保护了生态。如西双版纳傣族"垄林",彝族神林的崇拜,使民族地区的生态得到有效保护[13]。这样类似的事例,可以说自然中心主义需要某种自然崇拜的宗教,这具有普遍性。

那么对于生态文明来说似乎就遇到了一个困难问题,如果要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就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的宗教,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找不到相应的宗教资源,就放弃对生态文明构建的努力,这又显然是不应该的。

一种新的文明,需要对人的定义有不同的理解。

四、二十世纪对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性建立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的思想成就上。现代性涉及到对人的定义,从人的本质属性上把人定义为"理性的人",在价值层面上把人定义为"人是目的"。从十五世纪中叶开始的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末结束的启蒙运动,人从"信仰的人"转变成"理性的人",从"自在的人"转变为"自为的人"。

人类进入二十世纪,完成于启蒙运动的关于人的理念遭到了一系列哲学质疑。意志及生命哲学、现象学运动、存在主义以及哲学解释学,都对启蒙传统有关人的定义提出修正、批判甚至颠覆。这些哲学思潮是对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的回应,"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宗教的渐次衰微,理性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操纵,一方面是理性文化的巨大成就,但同时又造就了人同自然、人同上帝的疏离,造成了人同社会、人同自己的疏离,使人'三重'地异化了。理性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强调理性的万能,在于它漠视物排斥人的非理性,在于它纵容理性的无限僭越和滥用,在于它使人'抽象化'和'片面化'。"[14]

与这些哲学思潮相呼应的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兴起。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说后现代主义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倾向：

第一，批判理性主义，崇尚非理性。哈贝马斯认为非理性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而非理性主义则是以对传统理性的“非难”和批判为表征的。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正是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泛滥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人类的灾难，因而批判、否定、解构理性主义，推崇非理性，成为后现代主义所致力的目标。后现代主义还认为要彻底否定理性，就必须反对本质主义，认为以理性或逻辑为基础制定出来的条理和方法论不过是某种类型的游戏规则而已，如果将其当作普遍规范，必然会限制人的个性发挥，束缚人的想像力和创造性[15]。

第二，解构现代主体性。张扬主体性，这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在现代性中，个人主义是一切合理性的基础。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因此. 后现代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内在本质关系，主张用交往形式替代中心主体形式，即用“主体间性”替代现代理性主义中的主体性，使人我相互开放，打破和消除主体自我与主体他人之间的界限和距离。

第三，现代非人类中心主义属于解构现代主体性的一部分。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对主体性采取解构策略。抨击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旨在赋予人与自然关系以浓厚的“生态意识”，以消除人对自然的统治欲和占有欲。

无论是二十世纪哲学对理性的批判，还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对现代性的解构，在当代得到的都是毁誉交织的评价，原因有三：

第一，对理性局限性的批判不可谓不深刻，解构不可谓不彻底，然而，找不到一个有说服力的关于人的定义来取代“理性的人”。

第二，反本质、反中心、反逻辑、反方法甚至于反文化的激进姿态，无法对人的重新审视和定义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第三，以现代非人类中心主义为例，的确成功地解构了现代主体性，却无法为“生态意识”确立伦理基础，更无法定义立于新的伦理基础之上的人。

五、从理性到诗性

对于人的重新定义问题，二十世纪的思想家中有两位尤其值得关注，那就是犹太思想家布伯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

布伯认为，人置身于二重世界之中，因之他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人筑居于“它”之世界。这意思是：为了自我生存及需要，人必得把他周围的在者——其他人，生灵万物——都当作与“我”相分离的对象，与我相对立的客体，通过对他们的经验而获致关于他们的知识，再假手知识以使其为我所用。只要我执持此种态度，则在者于我便是“它”，世界于我便是“它”之世界。当然，人也栖身于“你”之世界，此时，在者于我不复为与我相分离的对象。这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当我与“你”相遇时，我不再是一经验物、利用物的主体。第二，当在者以“你”的面目呈现于我，他不复为时空世界中之一物，有限有待之一物。此时，在者的“惟一性之伟力已整个地统摄了我”。“你”即是世界，其外无物存在，“你”无须仰仗他物，无须有待于他物。价值呈现于关系，呈现于“我”与宇宙中其他在者的关系。关系乃精神性之家，充满诗意。蔽于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种种学说，皆滞留在表面世界，“它”之世界，惟有关系能把人引入崇高的神性世界，爱非是对象的属性，也非是“我”之情感心绪的流溢，它呈现于关系，在关系中敞亮自身。正是在这里，“我”与“你”同时升华了自己，超越了自己。人于对 “它”之世界的反抗中走向超越，人于关系中实现了超越[16]。

布伯认为，这种“我—你”关系不但可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而且可以在人与动物、植物甚至于无生物之间有这种关系[16]127。布伯的哲学对构建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有这样一些启示：第一，生态文明应该是“我—你”关系的世界。第二，人（价值定位）与关系（道德伦理）要同时超越。第三，对生态文明而言，超越传统理性主客体二分的思维尤为重要。布伯认为，不是理性，而是诗性，才能超越主客体二分的理性思维，“我—你”关系就是超越理性的诗性。因此可以作出推论，在布伯看来，生态文明的人与伦理都应由诗性来定义，而绝非由理性来定义。

一般认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反复吟诵的荷尔德林的名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之中。其中的“诗”所具有的内涵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学之“诗”了。而是人的自我价值的表现方式和实现途径。

启蒙运动以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成了理性哲学的基石,“我思”即理性之思。科学作为理性的最高成就,爱因斯坦曾言简意赅地指出了其局限性,“科学只能说明‘是什么’,而不能说明‘应当是什么’。”[17]科学永远不能回答人应当怎样生活,也无法回答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不断追问人之为人的意义以及人应当具有的精神和心灵的终极关怀,对重大的道德伦理价值的判断以及情感等方面的问题,科学都是无能为力的。科学的局限和无能为力就是理性的局限和无能为力。所以,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思”即“诗”。

“当人把世界作为对象,用技术加以建设之际,人就把自己通向敞开者的本来已经封闭的道路,蓄意地而且完完全全地堵塞了,”[18]海德格尔认为,主客体二分的理性思维,不仅是现代科学产生的条件,也是现代极权国家和许多伦理问题的根源。诗性才能才能超越主客二元的操控式思维,才能超越理性解决理性带来的负面影响。诗的人化和人的诗化是走出当今所谓的“贫困时代”的先决条件,只有诗的追问才能切中时代问题的本质。海德格尔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深刻的哲学家,也许生态文明的构建,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的确立,在海德格尔那里,能找到一个确定的前提。

尽管对“诗性”的理解还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不过还是可以在三个方面存在共识:第一,诗性是超越理性主客体二分的思维;第二,诗性是一种理解为基础的交流方式,而理性往往是以认识为手段的操控方式;第三,诗性最有可能取代理性,成为人的本质属性的定义。

六、结语

文明依靠其伦理基础的确立成能得以成型。对于生态文明而言,其伦理基础在于与以往文明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伦理关怀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中心主义无法确立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不在于它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能动作用,而是在于它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无法超越理性主客体二分的思维,无力为一种新型文明确立伦理基础。甚至于启蒙时代的伦理基础也不是由理性建立,而应归于对理性的一种非理性信仰[19]。

非人类中心主义无法确立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不在于它要求把伦理关怀扩展到自然,不在于它以预言家的姿态描述的生态危机,从而为当代人类设立了与生态有关的种种“禁忌”。自然中心主义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一种不成熟的宗教或一种欠缺宗教感召力的伦理。“一切较为成熟的伦理宗教——以色列先知们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都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它们解除了禁忌体系的不堪承受的重负,但另一方面,它们发现了宗教义务的一个更为深刻的含义:这些义务不是作为约束或强制,而是新的积极的人类自由的表现。”[20]如果一种文明的伦理基础没有展示一种更美好的人类生活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文明的伦理基础是不牢固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所依托的自然宗教,也没有超越理性,给人带来更大的自由。

只有人的定义从“理性的人”转化为“诗性”的人,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才有得到确立的可能性。“诗性”不是对“理性”的否定,而是超越,是人对自由的更大期许。

从十五世纪中叶开始,经过了近四百年,人才从信仰时代进入理性时代,从此人类步入现代文明。与中世纪相比,有关人的定义和伦理基础都发生了实质的变化,而伦理基础的变化,是以人的定义的变化为先导的。有理由相信,生态文明的建立以其伦理基础的确立为标志,而确立伦理基础将以人的定义的转变为先导,将人是“理性的人”转变为人是“诗性的人”。

参考文献:

[1] 涂尔干. 道德教育[M]. 陈光金,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8,59.
[2] 梅 因. 古代法[M]. 沈景一,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97.
[3] 哲学大辞典[K].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1176.
[4] 蓝登书屋·韦氏英汉大学词典[K].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 何怀宏. 底线伦理[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13.
[6] 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M]. 邓正来,译. 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67.
[7] 辛 格. 实践伦理学[M]. 刘 莘,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8] 雷 根. 动物权利论争[M]. 杨通往,江 娅,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9] 史怀泽. 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M]. 陈泽环，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0] 王正平. 深生态学：一种新的环境价值理念[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4).
[11] 罗尔斯顿. 哲学走向荒野[M]. 刘　耳，叶　平，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12] JOSEPH E BROWN. Teaching Spirits：Understanding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Tradition[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13] 李本书，王海锋. 现代生存论语境下少数民族禁忌的生态伦理价值[J]. 伦理学研究，2005，(6).
[14] 巴雷特. 非理性的人[M]. 段德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4.
[15] 吴开明. 现代性批判的两种传统—哈贝马斯的考察及回应[J].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1).
[16] 布伯. 我与你[M]. 陈维纲，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2：4，6，67.
[17]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 许良英，等，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82.
[18] 海德格尔. 林中路[M].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299.
[19] 贝克尔. 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M]. 何兆武，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20] 卡西尔. 人论[M]. 甘　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39.

The Ethic Foundation of Eco-civilization & the Definition of Human Being

LIU Ju-hang, LIN Y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South-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Both anthropocentrism and non-anthropocentrism can not establish the ethic foundation of eco-civiliz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thic foundation of eco-civilization will depend on the renewal of the definition of human being . Human being has been defined as rationality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Dnly human being be defined as with poetical characteristic, the foundation of eco-civilization will have a precondition.

Key Words: eco-civilization; anthropocentrism; non-anthropocentrism; rationality; poetical characteristic